



艺术品鉴赏平台
艺术家推介平台
人物

现代快报

A32

2014.3.8 星期六

责任编辑 戎丹妍

美编 徐支兵 组版 郝莎莎



版画《怀疑者》



版画《观注》



版画《并非闲话》

错位与对位

——读刘春杰《私想鲁迅》

陈丹青(画家、文艺评论家、作家)



■刘春杰

1965年出生，原籍山东。1985年—1987年就读于黑龙江农垦师范学校。1994年—1999年就读于哈尔滨师范大学。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，国家一级美术师。南京书画院副院长、金陵美术馆执行馆长、南京版画院院长、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版画院研究员、国家一级美术师。《私想鲁迅》于2013年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，获第二十届全国版画展优秀奖、第八届全国书籍装帧设计艺术大展优秀奖。

刻意——刘春杰版画展

主办单位：中国艺术研究院版画院、现代快报社、都市快报社

承办单位：江苏艺加文化投资有限公司、浙江都市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

协办单位：江苏尚嘉文化投资有限公司

展览时间：3月14日—3月23日(展期10天)

开幕时间：3月14日上午10:30

展览地点：杭州快意空间(小河路334号)

■展览作品

共计作品：94幅+1套装置
重点作品：“私想鲁迅”一套63幅

其余作品：多种题材31幅
装置作品：1套(由100个木刻原版构成的《木刻纪念馆》)

■刘春杰《私想鲁迅》签名售书

发售时间：3月14日上午9:30

发售限量：100本

销售时间：3月14日—3月23日

发售地点：杭州快意空间

粗读刘春杰的书与画，我不禁起错位之感。倘若在上世纪五十年代，在文革中，甚至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有位中国青年这般迷恋鲁迅和左翼木刻，大抵是对位的：那些年代，鲁迅是几乎唯一的文化符号，至高无上。即便当年最具怀疑精神的人，也是真心热爱鲁迅。现在可以说，这是一份因文化视野严重匮乏，故而被热爱者自我夸张、自我凝固的热爱，当历史被封锁切断，继之大肆篡改后，无可选择地，会出现这种对单一人物的单一热爱。

今天，说来真是颇费口舌：在网络与微博的汪洋中，在巨量讯息和时代话语中，在80后90后和无数公务员、白领及农民工这里，鲁迅作为符号，作为这符号曾有过的道德影响，已然难以寻觅，无从谈论——在最保守的老一代美术家那里，左翼木刻也是褪色的记忆——凡仍然热衷于谈论鲁迅的人，或相对学术的鲁迅话题，多少有自说自话之感，很难引致稍许认真而广泛的回应了。

这是一个“去鲁迅化”的时代吗？言之过早。学界和思想界，则或隐或现、或偏或正，对鲁迅及其影响的质疑，甚至声讨，已成小小的景观。过去二十年，一个大致清晰而中肯的民国研究给出了鲁迅的全背景，在包括胡适和所有鲁迅论述的大背景中，鲁迅终于不再是一个符号，而有可能成为他自己，至少，逐渐归复他的复杂感。

在五人物谱系中，鲁迅仍然重要，但这个重要，不期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那种热爱，那种热爱使鲁迅的影响不再进步，甚且变质而败坏；在所谓文化人心目中，鲁迅也仍然是鲁迅，以他难以撼动的著作，蛰伏着。但他是刘春杰书画中想象的那位鲁迅吗？是的，很像。虽然本书的叙述不断对照今日现实，但作者的思路和美学的，全盘模拟上世纪三十年代左翼青年左翼木刻对鲁迅的想象。有趣的是，这种想象出现在今天。

这就是我所谓的错位：在一个使鲁迅大幅度错位的时代，刘春杰试图与鲁迅对位，在这个对位中，错位感，因之凸显。

但我很难确认对错，以及谁对谁错：是鲁迅？是刘春杰？是我自己，还是我们的年代？

今天，仍有许多不属于时代，或是不愿，也无法与时代对位的人，刘春杰是其中之一。他是农民的孩子。他在文革末年的经历，是艰难到手的馒头与鲁迅的小册子。直到1992年，他才能以五倍于月薪的钱，买到鲁迅全集，而同期前后，北京城的王朔发表了大胆质疑鲁迅的文章，对鲁迅的再评价，也在学界展开。上世纪九十年代，70后陆续成人，鲁迅的书不再是大学生的阅读首选和内心寄托，当鲁迅全集构成刘春杰的精神想象时，发达地区和都市的青少年，已有太多别的读物、别种想象了。

但刘春杰毫不顾及这些，在他的图谱中，几乎没有其他书、其他人物，唯有鲁迅。

刘春杰或许知道，这是一种“偏”，于是他将自己对鲁迅的向往，写成“私想”——我猜，他显然发现鲁迅的语境，仍是他存活其间的语境，鲁迅曾经诅咒的恶，从未消失。当他把弄上世纪三十年代左翼式的木刻，这种错了位的“私想”就变得对位，充满快感——人对于恶，诅咒不得，也是一种足以诅咒的厄运，但似乎因为有过鲁迅，这厄运便立即卸脱，换来可疑的充实。在我们最最近的历史中如欲找寻一个代为言说的人，恐怕便是鲁迅。十多年前某期《新周刊》主题封面，便横着醒目的两行字：我们想要骂的，鲁迅早就骂过了。

这是多么沮丧的痛语，似在宣称我们何以无可作为，而口气又是多么快意，快意到可比阿Q的境界。

此外便是鲁迅生前身后的错位。他的书，原是写给苦闷、失落、孤独、边缘的人。《呐喊》的初版，仅八百册，日后有人要将鲁迅的篇幅移入中学课本，他以为不然，说不愿以自己的阴暗悲观影响少年。鲁迅又再三说过，人到了只能写写文章的时候，便是无可作为的征象……这分明是个过于清醒而看透的作家，以致想象自己的坟将被很快踏平。但鲁迅对自己的忖度——按照时兴的说法，或曰“定位”——并没兑现：日后，他成了一块他所嘲笑的巨“匾”，成了所谓“民族魂”。在他死去快有八十年后，现在，他在一个平民后生那里寻获他当初的位置：一个苦闷彷徨的人，写给另一个苦闷彷徨的人。

今日的读者得以选择许许多多作者，对自己的位。选择鲁迅，并当真忠实于这种选择的人，大大减少了：我不以为这是鲁迅的贬值；今日的画家也得以选择许许多多绘画，对自己的位。挚爱左翼式的木刻，并果然动手的人，更属罕见：我也不以为这是左翼木刻的贬值。我并非是在评论此书，依我看，刘春杰的书与画，其实与鲁迅及左翼木刻无涉：这是孤独的行为。一个与自己的时代多少存有错位的人，大抵孤独，而且有点狂热。倘若他发现鲁迅，可能因此肯定这孤独与狂热，并以自己的方式，与之依傍而周旋——假鲁迅之名。



版画《他很尖锐》



版画《人心难测》



版画《和蔼可亲的小老头儿》